

# 论《酒国》葛译本中的修辞翻译

郭彦麟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葛浩文先生对于莫言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文学翻译作品体现了译者对莫言小说精髓的把握和译者独特的审美取向。以莫言小说《酒国》的葛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小说原文及葛译本中修辞格的表达,探讨了葛浩文先生在传达原文意图和效果上所使用的翻译策略、方法及技巧。研究发现,体现原文风格的修辞完全可以经由译者的创造性发挥进入另外一种语言并尽量保持原作的艺术感染力。

**关键词:**文学翻译;修辞格;《酒国》英译本;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近年来,随着莫言海内外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对其文学作品及其译本的研究也呈现出上升态势。但是纵观海内外著述、期刊和研究论文,对于莫言小说英译方法的研究还多见于散言片语。为此,从翻译修辞学角度出发,研究语际转换中对修辞格的处理原则和方法问题<sup>[1]</sup>,系统剖析原本文本在翻译过程中的斟酌、润饰和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叙述就是一切”。《酒国》作为具有思潮性特征的新历史小说,以其“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修辞,揭示了存在着内部悖谬和荒诞的叙事,讲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sup>[2]</sup>。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中国文学创作,该小说包含了3条主线,真真假假、互相穿插、相互渗透、虚实夹杂,形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文学世界。作者写作的中心意图和要旨的表现形式都是极为隐晦和含糊的,但是通过字里行间修辞格的使用不难发现其对中国彼时社会现状的不满和抨击。

汉语有着意会的语言风格,其结构灵活,

有着非常广泛的运作空间,这便决定了汉语语法与修辞学的结合<sup>[3]</sup>。笔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以《酒国》英译本为例,对文学作品翻译手段及效果加以研究。宏观上,按照材料中的辞格、意境中的辞格、词语中的辞格、章句中的辞格四大类对葛译本的翻译策略进行探讨;微观上,对文章中主要使用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加以分析。

## 一、辞格的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的选取在翻译过程中尤为重要,既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也受到文化、历史、语用等因素的制约,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翻译效果。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了“异化”和“归化”两种概念,“异化”是指在译文中保留源语的文化概念和价值观念,而“归化”则偏向采用译入语的文化概念和价值观念<sup>[4]</sup>。对于不同类别的修辞格,葛浩文先生在策略选取上存在着差异(见表1)。

表1 材料辞格翻译策略

修辞	异化数	归化数	总计	异化占比/%	归化占比/%
譬喻	131	35	166	79	21
借代	5	5	10	50	50
映衬	19	7	26	73	27
摹状	1	20	21	5	95
双关	4	1	5	80	20
引用	27	12	39	69	31
仿拟	27	12	39	69	31
拈连	3	1	4	75	25
移就	5	4	9	56	44

## 1. 材料中的辞格

由表1可见,在对材料修辞格的翻译中,葛浩文先生偏向异化的翻译策略:双关占80%,譬喻占79%,拈连占75%,映衬占73%。

对于此类修辞格,葛浩文先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的表达形式和意象。小说中的譬喻辞格俯拾皆是,如“宛若一位即将奔赴沙场的战士”<sup>[5]</sup>,译文将其处理为“like a soldier setting off for the battlefield”<sup>[6]</sup>。双关的使用体现在对于人名以及地点的描写上。人物名称选取一向为历代文学家所重视,该部小说中的人名“刘半瓶”<sup>[5]</sup>暗讽肚里墨水不多且无酒不成章之人,译文直接音译为了“Liu Banping”<sup>[6]</sup>,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后面加注予以说明:“Liu Banping—Half - Bottle Liu—a famous calligrapher whose name tells of a true master who can't write without drinking half a bottle of good, strong liquor.”<sup>[6]</sup>

拈连的使用会使得小说更加形象生动。在描写侦查员吃过饭之后无钱结账时形容其“在吞咽馄饨时就吞咽下了尴尬与狼狈”<sup>[5]</sup>,葛译本译为:“When he wolfed down the wonton, he simultaneously wolfed down his embarrassment and awkwardness.”<sup>[6]</sup>此外,文中还含有大量映衬辞格,这是一种以两个相对或相反的事物来互相衬托的辞格,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反映,一种是对衬<sup>[7]</sup>。如“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言行一致的真流氓”<sup>[5]</sup>,葛浩文在翻译这两个短语时,分别译为“sanctimonious hypocrites”和“true

scoundrel who's as good as his word”<sup>[6]</sup>,使得译文读者也得以深切体会原文作者想要传递的讽刺效果。对于仿拟辞格,译文尽量保留了中国传统语言的表达特色和意象,例如:“我还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上猴山何觅猿酒?’”<sup>[5]</sup>葛译本译为:“I also said, 'No one can catch a cub without entering the tiger's lair.' How could he obtain Ape Liquor if he didn't go up the mountain?’”<sup>[6]</sup>

为了传达意境,原文中有借用其他文学作品的表达,即引用辞格。比对译文不难发现,葛浩文先生在翻译过程中试图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语义内容,并在极力模仿原文的表达形式。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种粟,书中自有颜如玉”<sup>[5]</sup>,葛译本译为:“In books there are castles of gold, in books there are casks of grain, in books there are beautiful women.”<sup>[6]</sup>译文中将“In books”重复了3遍,看似有违英文追求简洁之美的表达习惯,实则是译者有意为之。

至于少部分采用归化策略的翻译,主要有以下几类情况:一是因为外文中没有相应的表达与之对应。如将“粉条”<sup>[5]</sup>译为“rice noodles”<sup>[6]</sup>。二是部分语言在英语世界中可以找到类同表达,便直接替换。如将“百元大钞”<sup>[5]</sup>译为“hundred-dollar bill”<sup>[6]</sup>,把“落难的公子”<sup>[5]</sup>译为“little prince in distress”<sup>[6]</sup>。三是为了追求语义准确。如借代辞格“只要他老人家动笔画几个圈子”<sup>[5]</sup>,其译文为“picking up his pen and drawing a few check marks”<sup>[6]</sup>,没有囿于形式上的对等,传递了“批阅官文”之意,也再现了领导漫不经心之态。四是为了便于理解。在摹状辞格翻译中归化策略的使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出于读者接受度的考量。例如:“自行车‘稀里哗唧’倒了,衣服‘嗤啦啦’破了。”<sup>[5]</sup>葛译本译为:“Craaash! The bicycle hit the ground. Riiiiip. There went his coat.”<sup>[6]</sup>对英文象声词做了适当变异处理,突出了声音的延续性。

## 2. 意境中的辞格

在对意境中辞格的翻译中,译者选择全

部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见表2)。

表2 意境辞格翻译策略

修辞	异化数	归化数	总计	异化占比/%	归化占比/%
比拟	20	5	25	80	20
示现	13	5	18	72	27
夸张	13	2	15	87	13
倒反	13	6	19	68	32
婉转	4	0	4	1	0
避讳	1	0	1	1	0
设问	3	1	4	75	25
感叹	7	2	9	78	22

其中,比拟和夸张分别占到了80%和87%,例如:“丁钩儿提着一支雪白的手枪,微笑着,笔挺立着,好像一株塔松。”<sup>[5]</sup>译文为:“Ding Gou'er, chalky white pistol in his hand, a smile on his lips, stood ramrod stiff, sort of like a pagoda pine.”<sup>[5]</sup>

少数归化策略的使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度量衡翻译,会转为西方使用的英制。例如:“身体迅速长大,长大到一米高便停止增长。”<sup>[5]</sup>译文为:“... and began to grow, taller and taller until he stood over three feet tall and stopped growing.”<sup>[6]</sup>二是为了使表达更加地道。如“中国发育不良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男女的苍白心灵”<sup>[5]</sup>,这里的“苍白心灵”,译者没有将其译为“pale hearts”而是译为了“the feeble hearts”<sup>[6]</sup>,充分体现了小资青年们的“玻璃心”。

### 3. 词语中的辞格

《酒国》中存在许多复叠辞格。将同一字接二连三叠用,可以起到强调作用,强化读者对文中所指义的理解和反思。对其的翻译,以异化为主(见表3),尽可能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有时为避免过度重复,会对部分词语进行同义替换。如“一摞摞地写,一摞摞地往外寄,有寄给中央主席的,有寄给省委书记的”<sup>[5]</sup>,译文为“ream upon ream of them, all mailed off, some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some to the provincial Party Secretary”<sup>[6]</sup>。第一个“一摞摞”译为了“ream upon ream”,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为了避免重复就改为“all”进行替换。对于转类过的词语,需要将其“复原”,按照其正常的

词性翻译即可。

表3 词语辞格翻译策略

修辞	异化数	归化数	总计	异化占比/%	归化占比/%
复叠	10	6	16	63	37
镶嵌	0	1	1	0	1
转类	2	0	2	1	0

此外,小说中还有极少数镶嵌辞格,葛浩文先生处理此类辞格时运用的归化策略值得借鉴。例如:“他想自己和这女司机的关系有时是猫与鼠的关系,有时又是狼与狈的关系。”<sup>[5]</sup>正常表达下,“狼狈”是一个词,这里加词使其拆分,葛先生将其译为:“His relationship with this lady trucker, his thoughts continued, was sometimes a game of cat and mouse, while at other times it was a case of two wolves, one with short forelegs, the other with short hind legs.”<sup>[6]</sup>译文将“狼与狈”与“豺狼虎豹”的“狼”作比,再现了原文的幽默风趣。

### 4. 章句中的辞格

小说中无论短句或者长句,形式都比较工整,形成了对偶或排比句式,具有富丽繁缛、铺排杂沓、汪洋恣意、重唱叠叹的气势与风格<sup>[8]</sup>。在排比和对偶辞格的翻译上,葛浩文先生的处理比较灵活,例如:“美酒流出去,美元流进来。”<sup>[5]</sup>译为:“Our excellent liquor travels abroad, excellent greenbacks make the trip back.”<sup>[6]</sup>套用了“美元”的通俗表达,又在该词前面加上“excellent”和前半句呼应,暗含对偶形式之美。和对偶相似,排比辞格的翻译中,两种翻译策略依然占比相当(见表4)。

表4 章句辞格翻译策略

修辞	异化数	归化数	总计	异化占比/%	归化占比/%
对偶	9	9	18	50	50
排比	13	12	25	52	48
层递	8	2	10	80	20
跳脱	1	2	3	33	67

例如:“都是化流氓为高尚、化肉欲为艺术、化粮食为酒精、化悲痛为力量嘛!”<sup>[5]</sup>译者在这里将几个“化”字处理得极为巧妙:“Both elevate the vulgar to the level of

nobility, convert sensual desire into art, convert grain into alcohol, and turn grief into power.”<sup>[6]</sup>

翻译层递辞格时,译者在尽量保留原文特色的基础上在必要的地方增减词语,突出了语义层层递进的修辞特点。例如:“他想,我睡了你的女人,穿了你的衣裳,最终还要你的命。”<sup>[5]</sup>译文为:“I've slept with your woman, he was thinking, now I'm wearing your clothes, and when it's all over, I'll have your life.”<sup>[6]</sup>其中的“I've”,“now I'm”,“I'll”体现了时间上的一个先后次序,不断推进。

文中对于说话人情绪高涨或是情况紧迫无法将整句话表达完整的情形,使用了大量跳脱辞格。如文末写到丁钩儿最后无力的反抗时说“他抓紧时间喊叫着:‘我抗议!我抗——’”<sup>[5]</sup>译为了“‘I protest, I pro——’”<sup>[6]</sup>将“protest”只拼写一半,表现同等的修辞效果。

## 二、葛译本中的翻译方法及技巧

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sup>[9]</sup>。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基于自己已有的翻译理念和翻译目标,对翻译效果传达和文体风格再现所做出的努力。

### 1. 翻译方法

翻译方法影响着译文表达效果及文体风格。不同翻译方法的选择直接影响到读者对于译文的接受和欣赏程度。

对葛译本中主要翻译方法的总结如表5所示:

表5 翻译方法

翻译方法	个数	占比/%
直译	306	64.8
意译	107	22.7
仿译	36	7.6
逐词翻译	6	1.3
改译	3	0.6
漏译	7	16.7
误译	7	16.7

在《酒国》的翻译中,葛浩文先生采用了

直译为主的翻译方法,对于汉、英语言结构中类似的表达,选择了逐词翻译,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的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例如:“枪打出头鸟!”<sup>[5]</sup>葛浩文先生将其译为:“The bird that sticks out its head gets shot!”<sup>[6]</sup>该俗语类似于英语习语的“point man”,但在这里,葛浩文先生将其直接翻译出来,保留了源语的特色表达和文化意象。逐词翻译是比直译更加忠实于原文的一种翻译方法,如“好像一群受惊的小鸡”<sup>[5]</sup>,其译文为“like a flock of startled chicks”<sup>[6]</sup>,语序语义皆没有发生任何改动。

对于直接翻译可能造成歧义和误解的表达,葛浩文先生选择将其进行意译或是仿译处理。如“麒麟送子”<sup>[5]</sup>,葛浩文先生将其翻译为了“Stork Delivering a Son”<sup>[6]</sup>。因为“stork”在英语世界的神话传说中,指代可以带来小孩的一种鸛鸟,所以如此翻译便避免了英语世界读者的认知偏差,也保留了原文的用典表达。

仿译是介于直译和意译之间一种较为折中的翻译方法,在《酒国》整部书中这一方法的使用占比大约7.8%,是译者试图在源语和译入语表达形式上求取平衡的一种尝试。例如:“莫言老师,我搞文学的决心已定,十匹膘肥体壮的大马也难把我拉回来。”<sup>[5]</sup>这句话表明了李一斗从事创作事业的坚定决心,葛浩文先生将其译为:“Mo Yan, Sir, my heart is set on literature, so firmly that ten mighty horses could not turn me from my goal.”<sup>[6]</sup>既保留了原文“十匹大马”的意象特征,又传递了“执着于目标”的语义内涵。

此外,还应看到,虽然葛浩文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力图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但仍然存在少数误译、漏译的现象。例如:“是鲜藕瓜做成男童胳膊?”<sup>[5]</sup>该句中的“藕瓜”是指十八涌的新垦莲藕,藕节大如瓜,而葛浩文在这里将其译为了两个词“fresh lotus root and melon”<sup>[6]</sup>,很明显误会了作者的意思。此外,还存在部分漏译现象,例如:“又迷迷糊糊地看到金刚钻在矿山党委书记和矿长的簇

拥下像风一样地从房间里消失。”<sup>[5]</sup>这里,原文使用了譬喻的修辞格“像风一样地”,体现了金刚钻离去的行色匆匆,但是在译文中并没有得到体现:“still in a daze, he watched Diamond Jin vanish from the room under the escort of the Party Secretary and Mine Director.”<sup>[6]</sup>

## 2. 翻译技巧

翻译技巧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体运用的翻译手段,直接作用于句子词语的选择取舍以及译文的结构布局。

《酒国》译本中的主要翻译技巧如表6所示:

表6 翻译技巧

翻译技巧	个数	占比/%
增译	72	22.6
减译	57	17.9
分译	19	5.9
合译	4	1.3
转换	166	52.2

语言之间的距离有远近之分,亲和性有强弱之别,抗译性同样有强有弱<sup>[10]</sup>。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为了解释说明的需要,会进行增译处理,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如对于文学评论家的描写“这些人狗鼻子鹰眼睛”<sup>[5]</sup>。葛浩文先生将其翻译为“with their dog - keen noses, eagle - sharp eyes”<sup>[6]</sup>。为了保留原文的形象表达,但又担心会对译入语读者造成理解障碍,葛浩文先生增加了修饰。

对于冗长繁杂的修饰词语可以直接省去不译,例如:“丁钩儿感到两股热流传遍身体,手里像握着两条刚刚烤熟的红瓢儿小红薯。”<sup>[3]</sup>葛浩文将其处理为:“Ding Gou' er felt a warm current surge through his body with each handshake, as if his hands had closed around nice pulpy yams straight from the oven.”<sup>[6]</sup>对于原文的“红瓢儿”,译者没有将其翻译出来,但是并不影响原文意境的传达。

此外,还有将两句话合为一句,或是将一句话拆分为两句的情况。例如:“狗屁文章,不值一提,挣点小钱,补贴家用。”<sup>[5]</sup>译文为:

“Just some dog - fart essays. Not worth mentioning. A little extra income for the family.”<sup>[6]</sup>原文几句话短小精悍,译文直接将其拆分,显示了其语速的急促和很强的韵律感。至于合译的使用在整部作品翻译中并不多见,其主要作用在于加强语句之间的连贯和衔接,使得译文更加紧凑通顺。例如:“……虽然又是错位,但他努力调整。他希望中国地图永远光明而清晰,爪哇国地图永远黑暗而模糊。”<sup>[4]</sup>葛浩文先生将其译为:“……and though they were sometimes a bit out of placement, he worked hard to straighten them out, hoping that the map of China would always be illuminated and that the map of Java would always be dark and blurry.”<sup>[6]</sup>用一个状语从句代替了原文的主谓句。

在整篇小说翻译中,葛浩文先生运用了大量的转换技巧,主要表现为对英汉结构的转换、词语类别的转换以及单位的转换。英汉语言在结构上存在差异,所以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适时调整。例如:“往酒缸里撒尿,这一骇世惊俗、充满想象力的勾兑法,开创了人类酿造史上的新纪元。”<sup>[5]</sup>译文为:“Pissing into a vat of liquor as a blending maneuver was an astonishing touch that only a creative master could have dreamed up. It constitutes a landmark in the history of distilling liquor.”<sup>[6]</sup>对原文的结构做了变动,使其更加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此外,词语类别也在翻译中视情况发生转变,如“好像一个老练的厨师在进行杀鸡前准备工作”<sup>[5]</sup>,译文为“like a master chief preparing to slaughter a chicken”<sup>[6]</sup>。其中的“准备”在原文中为名词,翻译过程中将其转换为了动词。最后,就是单位的转换,例如:“酒瓶别离口,钢笔别离手。”<sup>[5]</sup>葛浩文先生在翻译时,不仅保留了原文意思,更是注意到了原文对偶的修辞表达,于是将其处理为两个介词短语“a bottle forever at your side, pen always at hand”<sup>[6]</sup>。

### 三、结 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修辞学史研究的论著不断涌现,修辞学与翻译的结合也开始受到学者关注。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修辞格,文学作品中尤为多见,其使用不仅凸显了文章的文体风格,更可以增强语言的表达魅力。《酒国》中很多地方利用词汇手段与音韵手段的巧妙结合构成辞格,凸显了作品的文学艺术和美学价值,这在英译本中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存续。宏观层面上,葛浩文先生偏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作的丰姿”,行文风格以及语言形式尽量向读者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旨。微观层面上,在方法和技巧的选用上,葛浩文先生偏向直译为主的方法,在形式上尽量忠实于原文,再现了原作者的表达技巧和浸染了地方特色的表达习惯。多使用转换的翻译技巧,使句子行文更合乎译入语规范,保持原作之“神韵”和“晓畅”。

通过分析葛译本对于小说中修辞格的处理,可以看到体现原文风格和主旨内涵的修辞语言完全可以经由译者创造性的发挥,进入到另一种语言从而开启崭新的生命。一个优秀的译者不仅要求自己忠实于原文,也要

求自己忠实于目标语言,这种忠实不仅是字面上的忠实,更是意义上的忠实、形式上的忠实、风格上的忠实以及效果上的忠实,最终使译文具有尽可能接近原作的艺术感染力,尽可能传译出原文的风格。

#### 参考文献:

- [1] 刘宓庆. 翻译美学概述[J]. 外国语, 1986(2): 48-53.
- [2] 陈振华. 小说反讽叙事: 基于中国新时期的研究[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
- [3] 赵霞, 王金容. 论钱钟书对翻译美学发展的影响[J]. 兰台世界, 2014(22): 57-58.
- [4]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 [5] 莫言. 酒国[M]. 台北: 洪范出版社, 1992.
- [6] GOLDBLATT. The Republic of Wine[M].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00.
- [7]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 [8] 胡沛萍. “狂欢化”写作: 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4.
- [9] 吴礼权, 李索. 修辞研究[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 [10] 李智, 王子春. 译者, 异也: 鲁迅“异化”翻译美学观之再阐释[J]. 中国翻译, 2006(4): 32-36.

## On Translation of Rhetoric in *The Republic of Wine* of Mr Goldblatt's Translation Version

GUO Yanli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Mr. Goldblatt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to Mo Yan's novels in the English world. His literary translation works represent the essence of Mo Yan's novels and the translator's unique aesthetic orientation. Taking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Mo Yan's novel *The Republic of Wi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rhetoric expressions in the original novel and the translation, and probes into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used by Mr. Goldblatt in conveying the intention and effect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study finds that rhetoric embodying the style of the original text can enter another language through the translator's exertion of creativity and keep the artistic appeal as far as possible.

**Key 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rhetoric; *The Republic of Wine*; translation strategy

(责任编辑:高旭 英文审校:林昊)